豪宅與土房

前陣子有幸拜訪了位於新店青山鎮的別墅社區。

從全部石造的裝璜、進口傢俱，到一樣樣主人擺設富有巧思及高檔和善的配件，在充滿生活力量的空間中灌注著男主人的想法和女主人的細膩。

餐廳邊窗看出去是兩輛進口跑車，當時一群男人站在窗前對著車款品頭論足，感覺還真像是拍廣告~來到新家，對著滿櫃的海尼根尖叫的男訪客~只不過這讚嘆的價碼比海尼根可是高了不知多少倍。

主人家發動了哈雷機車，引擎聲彷彿咆哮出了這個金錢世代心中嚮往的財力。

微壓著我被噎著的咽喉，吞下豪宅的空氣，隨著丈夫和孩子回到自己「好窄」的家。

不不不！我知道金錢能玩出許多遊戲，我也明白富貴能影響一個人的志氣，但總有些東西是無法用居所來衡量的才對呀！

我絞盡腦汁地思考，豪宅的空氣好像把我的理智給霧化了，我幾乎快要想不出來了呢！

是呀！這個年代複雜得很，社會上的貧富差距也是越來越大，像我們這種坐領乾薪的薪水族除非中樂透，否則真的很難有翻身的一天。當薪水族、無殼蝸牛們在怨嘆房價衝高時，偏偏就是有人能搬進幾千萬的房子睡覺、動輒幾百萬的名車開進開出，是命？是運？是實力？全都不是可以公平解讀出來的。

不過財富這種東西有個特點，就是不能比較，「人比人，氣死人」絕對有些道理。

有錢人的氣魄，我初出社會就見識過。在機場櫃台前，年輕人掏出現金來買台北紐約的頭等艙機票，旁邊再來一個日本社長託運整組的 LV 精品行李箱，貴賓室裏隨便哪一個貴婦都能掉了鑽戒請你來幫她找。

有錢人？多的是。

你想比？搶銀行也沒他們多。

轉念一想，爭這個做什麼呢？

我捫心自問，是不是酸葡萄作用發酵使得我說出這麼豁達的話？我自己也許說不準，但了解我的朋友或許能為我證明。我應該不曾顯露出是個物質欲望很強的人；理財觀念也是偏直覺，說不定還是笨的直覺；看某個東西，對我而言是好的就是有價值的。

我一直很相信大環境存在著供需原則，我們從社會上所得到的一分一毫，理應來自我們對這個社會付出的一分一毫。

假如你用這種心態來看待財富，或許在金錢主義的世界中會比較舒坦些。

提到首富，人人都說嘴談論，提到一位陳樹菊女士，大家都訥而不言，無法批評。那是因為人人都有當首富的氣勢，卻很難有當陳女士的胸襟。

我打從心裏佩服陳樹菊女士，在她的思維中，她所不需要的就歸屬於別人，而她能看透自己的不需要，就如同紀伯倫筆下的先知所說，「鮮少擁有，卻施予全部」。說到底，這就是知足的最高境界呀！

既然不是啣著金湯匙出生，又沒有轉手來個三五千萬的能力，起碼我該學會知足這個學問。

記得前不久才寫下了一首詩~

殘銀足覓幾分糧，
白日夢想九天揚。
畫字繡布堪自賞，
半瓶美酒半清湯。

名之為自勉歌，是想為自己呼個口號：賺得的錢還能圖個溫飽，還能擁有許多的夢想，不管是埋首文章事或是盡情玩布手作，總還是能夠自得其樂，生活不就是如此！一邊喝著美酒，一邊也要來點清淡的滋味呀！

這樣的質樸感覺差一點就要被親身拜訪的豪宅給瓦解了。

女兒的金錢觀還沒有成形，但年幼的她也能分辨何為豪宅。

她說：「我要住豪宅！」

我故意為難她，要她在「一個人住豪宅」與「和家人一起流浪」中選擇，她無悔地選擇了後者，但認真補充加注：要和喜歡的家人一起住豪宅才有趣！之後，我又努力灌輸著孩子一個觀念：重要的是金錢背後的努力，而非金錢表面的魅力。

我也告訴我的孩子，金錢確實能夠做太多的事，但心口胸中有一處私密的地方是金錢也填不滿的。

旁人只要處心積慮就能搶走你物質的一切，但你的思想、你的創造力卻無法為人所掠奪。我希望她明白，她一定要努力充實自己，因為最終總會找到能夠勝過金錢的東西。

別說我自命清高，我也有羨慕之心。

所拜訪的這間豪宅之中，三樓有女主人平台式鋼琴的演奏天地，延著手扶梯向上，是男主人置滿書籍、電腦、思慮用功之處。我幻想著琴聲浮動的一個閒淡午后，可以陪襯著書香網海的天馬行空。

我羨慕的是這樣的意象，在我的想像中，所謂的豪宅生活若沒有這樣的畫面，不值一羨。

對於金磚銀瓦，回頭就忘，我依然戀著自己的土房。

我那好窄的家，流動著我們一家人喜怒交集的聲氣。

不必用金鎖開門，我仍舊能真心微笑地走進它。

我猜我的心靈還是很富足的。